

大唐西域記

卷七  
之九

第三冊

地 930  
432  
部 三: 3

卷八 摩揭陀上  
卷九 摩揭陀下

卷七 婆羅痾斯 戰立 吠舍 碧 弗 案 恃  
尼波羅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五國

婆羅痾女黠反斯國

戰主國

吠舍釐力支反國

弗栗恃國

尼波羅國

婆羅痾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殤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支那撰述 一 旦七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七

一

旦七

氣序和穀稼盛果木扶疏茂草藿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竝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道萬餘人竝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彫石文木茂林相蔭清流交帶鑰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懍懍如在大城東北婆羅痾河西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石柱碧鮮若鏡光潤凝流其中常現如來影像

婆羅痾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區界八分連

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竝學  
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  
金隱起作菴沒羅果石爲基陛甃作層龕龕而四周  
節級百數皆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鑰石佛  
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勢

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尙餘  
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含玉潤鑿照映徹慙  
懃祈請影見眾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  
覺已初轉法輪處也其側不遠窣堵波是阿若憍陳  
如等見菩薩捨苦行遂不侍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一一

旦七

其傍窣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又三窣堵波  
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窣堵波是梅呾麗邪

唐言慈卽姓也  
舊曰彌勒譌也

菩薩受成佛記處昔者如來在王舍城鷲峰山告諸  
苾芻當來之世此瞻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萬歲有  
婆羅門子慈氏者身眞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  
覺廣爲眾生三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眾  
生也其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蒙  
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度我遺法之徒然後  
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從座起白

佛言願我作彼慈氏世尊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說皆汝教化之儀也

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賢劫中人壽二萬歲迦葉波佛出現於世轉妙法輪開化含識授護明菩薩記曰是菩薩於當來世眾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佛號釋迦牟尼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跡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傑異威嚴肅然肉髻之上特出髻髮靈相無隱神鑒有徵於其垣內聖迹實多諸精舍窣堵波數百餘所略舉二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二二

旦七

### 三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步如來嘗中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步如來嘗中滌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來嘗中浣衣凡此三池竝有龍止其水既深其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毘羅獸多爲之害若深恭敬汲用無懼浣衣池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彫鏤諸淨信者每來供養外道凶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六牙象

王獵人剝其牙也許服袈裟彎弧伺捕象王爲敬袈裟遂捩牙而授焉

捩牙側不遠有窳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示爲鳥身與彼獼猴白象於此相問誰先見是尼拘律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人知上下道俗歸依其側不遠大林中有窳堵波是如來昔與提婆達多俱爲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羣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校獵中原縱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晨不日腐臭無所充膳願欲次差日輸一鹿王有割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四

旦七

鮮之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回駕而返兩羣之鹿更次輸命提婆羣中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其主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不寶命雌鹿歎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急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吾今代汝遂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聞也以爲不誠門者白至王乃信然曰鹿王何遽來邪鹿曰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心不能忍敢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爾鹿身人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卽以其林爲諸鹿藪因而謂之施

鹿林焉鹿野之號自此而興伽藍西南二三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基址廣峙瑩飾奇珍旣無層龕便置覆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初薩婆曷刺他悉

陀

唐言一切義成舊曰悉達多譎略也

太子踰城之後棲山隱谷忘身

殉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舅氏二人曰我子一切義成捨家修學孤遊山澤獨處林藪故命爾曹隨知所止內則叔父伯舅外則旣君且臣凡厥動靜宜知進止五人銜命相望營衛因卽勤求欲期出離每相謂曰夫修道者苦證邪樂證邪二人曰安樂爲道三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五

且七

人曰勤苦爲道二三交爭未有以明於是太子思惟至理爲伏苦行外道節麻米以支身彼二人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眞實法夫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吾徒也捨而遠遁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行未證菩提欲驗苦行非眞受乳糜而證果斯三人者聞而歎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旦捐功於是相從求訪二人旣相見已匡坐高談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王宮就荒谷去珍服披鹿皮精勤勵志貞節苦心求深妙法期無上果今乃受牧女乳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無能爲也彼二人曰君

何見之晚歟此猖蹶人耳夫處乎深宮安乎尊勝不能靜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爲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怛怛耳菩薩浴尼連河坐菩提樹成等正覺號天人師寂然宴默惟察應度曰彼鬱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受妙法空中諸天尋聲報曰鬱頭藍子命終已來經今七日如來歎惜斯何不遇垂聞妙法遽從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有阿藍迦藍得無所有處定可授至理諸天又曰終已五日如來再歎愍其薄祐又更諦觀誰應受教惟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爾時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靜神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六

旦七

光晃曜毫含玉彩身真金色安詳前進導彼五人斯五人遙見如來互相謂曰一切義成彼來者是歲月遽淹聖果不證心期已退故尋吾徒宜各默然勿起迎禮如來漸近威神動物五人忘制拜迎問訊侍從如儀如來漸誘示之妙理兩安居畢方獲果證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窰堵波傍有涸池周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謂烈士聞諸先志曰數百年前有一隱士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技術究極神理能使瓦礫爲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僊駕閱圖考古更求僊術其方曰夫神僊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

學先定其志築建壇場周一丈餘命一烈士信勇昭著執長刀立壇隅屏息絕言自昏達旦求僊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口誦神呪收視反聽遲明登僊所執銛刀變爲寶劍陵虛履空王諸僊侶執劍指麾所欲皆從無衰無老不病不死是人旣得僊方行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於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隱士覩其相心甚慶悅卽而慰問何至怨傷曰我以貧窶傭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酬重賞於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旣蒙笞辱又無所得以此爲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七

旦七

來至草廬以術力故化具肴饌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來求幸無外也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感激其心烈士屢求効命以報知己隱士曰我求烈士彌歷歲時幸而會遇奇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耳烈士曰死尙不辭豈徒屏息於是設壇場受僊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曛曛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士按銛刀殆將曉矣忽發聲叫是時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疾引此人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誠子無聲何以驚叫烈士曰受命後至夜分昏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



躬來慰謝感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受中陰身顧屍歎惜猶願歷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備經苦厄荷恩荷德嘗不出聲泊乎受業冠婚喪親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屬咸見怪異年過六十有五我妻謂曰汝可言矣若不語者當殺汝子我時惟念已隔生世自顧衰老惟此穉子因止其妻令無殺害遂發此聲耳隱士曰我之過也此魔嬈耳烈士感恩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謂烈士池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八

旦七

烈士池西有三獸窳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獼猴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變化爲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邪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旣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特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畱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虛已分路營求狐沿水瀕銜一鮮鯉獼於林樹采異華果俱來至止同進老夫惟兔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如獼狐同志各能役心惟兔空還獨無相饋以此言之誠可知也

兔聞譏議謂狐獾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狐獾競馳  
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劣  
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詞畢入火尋卽致死  
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盡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獾曰  
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  
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窳堵波  
從此順苑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中印  
度境  
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苑伽河周十餘里居人  
豐樂邑里相鄰土地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  
淳質人性獷烈衰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九

旦七

竝皆遵習小乘教法天祠二十異道雜居之大城西  
北伽藍中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  
有如來舍利一升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爲  
天人眾顯說妙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  
迹之處鄰此復有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嶷然  
靈鑒潛通竒迹間起

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避陀羯刺拏僧伽藍

唐言  
不穿

耳

周垣不廣彫飾甚工花池交影臺閣連蕢僧徒肅

穆眾儀庠序聞諸先志曰昔大雪山北覩貨邏國有  
樂學沙門二三同志禮誦餘閑每相謂曰妙理幽玄

非言談所究聖迹昭著可足趾相尋宜詢莫逆親觀  
聖迹於是二三交友杖錫同遊旣至印度寓諸伽藍  
輕其邊鄙莫之見舍外迫風露內累口腹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時此國王出遊近郊見諸客僧怪而問曰  
何方乞士何所因來耳旣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  
我覩貨邏國人也恭承遺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觀  
禮聖迹慨以薄福眾所同棄印度沙門莫顧羈旅欲  
還本土巡禮未周雖迫勤苦心遂後已王聞其說用  
增悲感卽斯勝地建立伽藍白氎題書爲之制曰我  
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寶之靈祐也旣爲人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十

旦七

王受佛付囑凡厥染衣吾當惠濟建此伽藍式招羈  
旅自今已來諸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止舍因其事  
迹故以名焉阿避陀羯刺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  
渡菟伽河至摩訶娑羅邑竝娑羅門種不遵佛法然  
見沙門先訪學業知其強識方深禮敬菟伽河北有  
那邏延天祠重閣層臺奐然麗飾諸天之像鐫石而  
成工極人謀靈應難究那邏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  
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半陷地前建石柱高  
餘二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於此處有  
曠野鬼恃大威力啖人血肉作害生靈肆極妖祟如

來愍諸眾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齊以不殺之戒諸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正法克念護持自茲厥後無信之徒競共推移鬼置石座動以萬數莫之能轉茂林清池周基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

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尙有僧徒竝皆遵習大乘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一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利也量舍利婆羅門蜜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並瓶置內因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十一

旦七

以名焉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北渡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

至吠舍釐國

舊曰毘舍離國  
譌也中印度境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華果茂盛菴沒羅果茂遮果旣多且貴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福重學表正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圯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十異道雜居露形之徒實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頽其故基址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

有居人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毘摩羅詰



精舍前建窣堵波是菴沒羅女園持以施佛菴沒羅  
園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告涅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  
曰其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何  
如是再三阿難不對天魔迷惑故也阿難從坐而起  
林中宴默時魔來請佛曰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  
流轉數如塵沙寂滅之樂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  
爪上而告魔曰地土多邪爪土多邪對曰地土多也  
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卻後三月  
吾當涅槃魔聞歡喜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來白  
佛言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茂盛蔭影蒙密驚風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十三

旦七

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欲入寂滅我心懷懼故來  
請問佛告阿難吾先告汝汝爲魔蔽不時請留魔王  
勸我早入涅槃已許之期斯夢是也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窣堵波千子見父母處也昔有  
僊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鼓濯清流麀鹿隨飲感生  
女子姿貌過人惟腳似鹿僊人見已收而養焉其後  
命令求火至他僊廬足所履地迹皆有蓮華彼僊見  
已心甚奇之令其繞廬方可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  
還時梵豫王畋遊見華尋迹以求悅其奇怪同載而  
返相師占言當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日月旣

滿生一蓮華華有千葉葉坐一子餘婦誣罔咸稱不  
祥投歿伽河隨波泛濫烏耆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  
蓋乘波而來取以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  
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乘勝將次此國時梵豫  
王聞之甚懷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是時鹿足女  
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境上下離心賤妾思  
惟能敗強敵王未之信也憂懼良深鹿女乃昇城樓  
以待寇至千子將兵圍城已而鹿女告曰莫爲逆事  
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按  
兩乳流注千岐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甲釋兵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十四

旦七

歸宗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

千子歸宗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經行遺迹指告  
眾曰昔吾於此歸宗見親欲知千子卽賢劫中千佛  
是也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光明時燭祈請  
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尼等經重閣講堂餘址  
講堂側不遠有窣堵波中有阿難半身舍利去此不  
遠有數百窣堵波欲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  
寂滅處吠舍釐城內外周隍聖迹繁多難以具舉形  
勝故墟魚鱗間峙歲月驟改炎涼亟移林旣摧殘池  
亦枯涸朽株餘迹可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率堵波栗帖昌葉反婆子

舊曰離車子譌也別如來處如來自吠舍釐城趣拘尸那國

諸栗帖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從號送世尊既見哀

慕非言可諭即以神力化作大河崖岸深絕波流迅

急諸栗帖婆悲慟以止如來留鉢為作追念

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居人曠

少中有率堵波是佛在昔為諸菩薩人天大眾引說

本生修菩薩行曾於此城為轉輪王號曰摩訶提婆

唐言大天有七寶應王四天下觀衰變之相體無常之理

冥懷高蹈忘情大位捨國出家染衣修學

支那撰述大唐西域記卷七 十五 旦七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率堵波是七百賢聖重結

集處佛涅槃後百一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

佛法謬行戒律時長老邪舍陀住憍薩羅國長老三

菩伽住秣菟羅國長老釐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

住吠舍釐國長老富闍蘇彌羅住娑羅梨弗國諸大

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稱眾所知識

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邪舍陀遣使告諸賢聖皆可

集吠舍釐城猶少一人未滿七百是時富闍蘇彌羅

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

菩伽於大眾中右袒長跪揚言曰眾無譁欽哉念哉



昔大聖法王善權寂滅歲月雖淹言教尙在吠舍釐  
城懈怠苾芻謬於戒律有十事出違十力教今諸賢  
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指誨念報佛恩重宣聖  
旨時諸大眾莫不悲感卽召集諸苾芻依毘奈邪訶  
責制止削除謬法宣明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溼吠多補羅僧伽  
藍層臺輪奐重閣翬飛僧眾清肅竝學大乘其傍則  
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窳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南趣摩揭陀國北顧吠舍釐  
城中途止息遺跡之處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十六

旦七

溼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苑伽河南北岸  
各有一窳堵波是尊者阿難陀分身於二國處阿難  
陀者如來之從父弟也多聞總持博物強識佛去世  
後繼大迦葉任持正法導進學人在摩揭陀國於林  
中經行見一沙彌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亂阿  
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撕指授沙彌笑曰大  
德耄矣所言謬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承示誨誠  
無所誤阿難默然退而歎曰我年雖邁爲諸眾生欲  
久住世任持正法然眾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  
可速滅度於是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渡苑伽河

泛舟中流時摩揭陀王聞阿難去情深戀德卽嚴戎  
駕疾馳追請數百千眾營軍南岸吹舍釐王聞阿難  
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數百千眾屯集北  
岸兩軍相對旌旗翳日阿難恐鬪其兵更相殺害從  
舟中起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卽入寂滅化火焚骸骸  
又中析一墮南岸一墮北岸於是二王各得一分舉  
軍號慟俱還本國起窳堵波而修供養從此東北行  
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

北人謂三伐恃國北印度境

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膏腴花  
果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道少信佛法伽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十七

旦七

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  
十外道實眾國大都城號占戍拏多已頽毀故宮城  
中尙有三千餘家若村若邑也大河東北有伽藍僧  
徒寡少學業清高從此西行依河之濱有窳堵波高  
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越在佛世  
五百漁人結儔附黨漁捕水族於此河流得一大魚  
有十八頭頭各兩眼諸漁人方欲害之如來在吠舍  
釐國天眼見興悲心乘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  
告諸大眾弗栗恃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  
爾宜知時於是大眾圍繞神足陵虛至於河瀕如常

敷座遂告諸漁人爾勿殺魚以神通力開方便門威  
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貫解人情爾時如來知  
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轉惡趣受此弊身魚  
曰昔承福慶生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者我身是  
也恃其族姓陵蔑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  
心毀謗諸佛以醜惡語詈辱眾僧引類形比謂若駝  
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此弊身尙資宿善生  
遭佛世目覩聖化親承聖教因而懺謝悔先作業如  
來隨機攝化如應開導魚旣聞法於是命終承茲福  
力上生天宮於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旣知宿命念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十八  
旦七

報佛恩與諸天眾肩隨戾止前禮旣畢右繞退立以  
天寶香花持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爲說妙法俱卽  
感悟輸誠禮懺裂網焚舟歸眞受法旣服染衣又聞  
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  
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窰堵波無憂王所  
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  
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窰堵波如來昔於此處爲諸苾  
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來髮爪窰堵波如來昔於此  
處近遠邑人相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從此西  
北千四五百里踰山入谷至尼波羅國

中印  
度境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果出赤銅犛牛命命鳥貨用赤銅錢氣序寒冽風俗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貌醜弊衰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綜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刹帝利栗咕婆種也志學清高純信佛法近代有王號鶩輸伐摩唐言碩學聰叡自製聲明論重學敬德遐邇著聞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卽焰起更投餘物亦變爲火從此復還吠舍釐國南渡菟伽河至摩揭陀國舊曰摩伽陀又曰摩揭提皆譌也中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十九  
旦七

境印度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